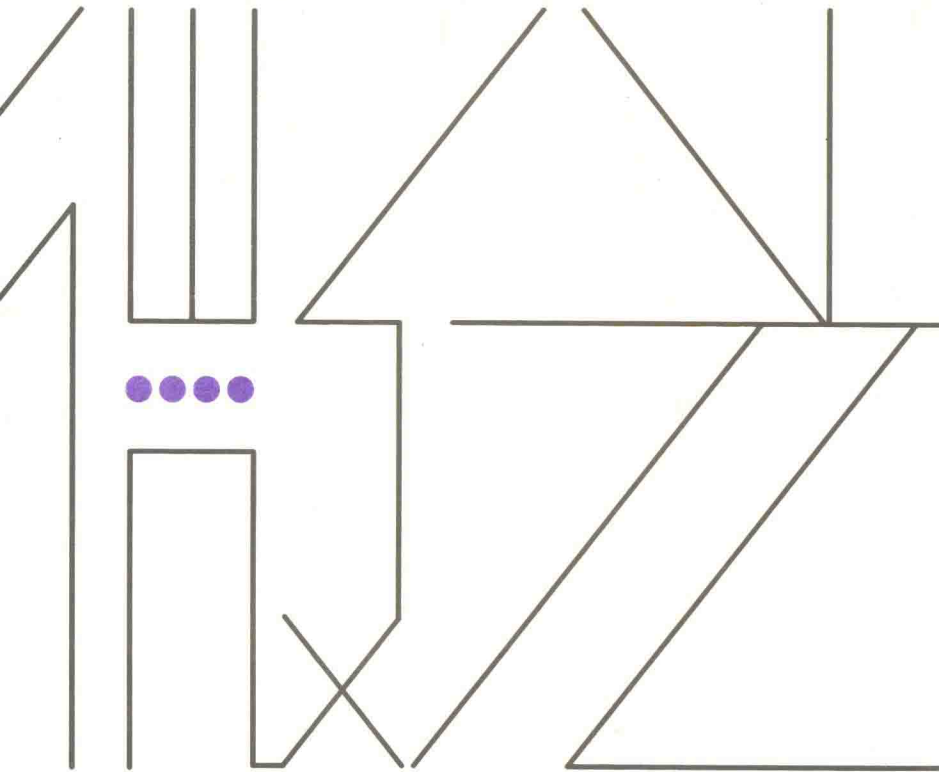




时代的面影

当代文艺论集



微光

青年批评家集丛

李松睿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时代的面影

当代文艺论集

李松睿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代的面影:当代文艺论集/李松睿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4

(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第二辑)

ISBN 978-7-5321-6744-9

I. ①时… II. ①李… III. ①文学理论—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7074号

发行人:陈征

策划人:金理

责任编辑:胡曦露

封面设计:胡斌

书名:时代的面影:当代文艺论集

作者:李松睿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刷: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9.125

插页:2

字数:203,000

印次:2019年4月

I S B N: 978-7-53

定价:39.00元

告读者:如发现本

T: 021-59404766



微光

青年批评家集丛

“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策划人语

金 理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里,尝试获取对于“文学批评”的共识,恐非易事。不过,既然我们的集丛以此为名义来召集,势必需要提出若干“嚶鸣求友”般的呼声——

首先,文学批评“能够凭借自身而独立存在”(弗莱:《批评的解剖》),其意义并不寄生于创作,批评与创作并肩而立,共同面对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发言,“如共同追求一个理想的伴侣”——这个说法来自陈世骧先生对夏济安文学批评特质的理解:“他真是同感地走入作者的境界以内,深爱着作者的主题和用意,如共同追求一个理想的伴侣,为他计划如何是更好的途程,如何更丰足完美的达到目的。……他在这里不是在评论某一个人的作品,而是客观论列一般的现象,但是话

尽管说的犀利俏皮，却决没有置身事外的风凉意，而处处是在关心的负责。”（陈世骧：《〈夏济安选集〉序》）

其次，在理性的赏鉴与评断之外，批评本身是一门艺术，拒绝陈词滥调，置身于“陌生”的文学作品中，置身于新鲜的具体事物中。文学批评应该是美的、创造的，目击本源，“语语都在目前”。

再次，诚如韦勒克的分疏：“‘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原理、文学范畴、文学标准的研究；而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的研究，则要么是‘文学批评’（主要是静态的探讨），要么是‘文学史’。”但他尤其强调这三种方法互为结合、彼此支持，无法想象“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又怎能有文学批评”（韦勒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故而，凡在文学理论的阐释、文学史的建构方面有新发现的著述，均在本集丛收入之列。

丛书名中的“微光”二字，取自鲁迅给白莽诗集《孩儿塔》作序：“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借用“微光”大概表示两个意思：微光联系着新生的事物和谦逊的态度，本书是一套为青年学者开放的集丛；态度谦逊但也不自视为低，微光是黎明前刺破黑夜的第一束光，我们也寄望这套书能给近年来略显沉闷的学界带来希望。

此外，“微光”还让我们联想起加斯东·巴什拉笔下的“孤独烛火”，联想起巴什拉在《烛之火》中描绘的一幅动人图画：遐想者凝视孤独烛火，这是知与诗、理性与想象的结合。“在所有的形象中，火苗的形象——无论是朴实的还是最细腻的，乖巧的还是狂乱的——载有诗的信息。一切火苗的遐想者都是灵感丰富的诗人。”（《烛之火·前言》）——在这一意义上，“微光”献给“一切火苗的遐想者”。

集丛第一辑的六位作者皆为一时俊彦自不待言，我们也期待有更

多志同道合的师友加盟后续的出版计划。最后,集丛出版得到上海文艺出版社陈征社长的鼎力支持,胡远行先生与林雅琳女史亦献策出力,尤其远行先生本是集丛策划者,但他甘居幕后不愿列名,这都是我们要特为致谢的。

2017年5月14日

序

吴晓东

李松睿当年从复旦大学读完本科,选择负笈北上,回到故乡京城,到燕园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松睿博士毕业也已经有四年多时光。我有幸作为他的硕士和博士导师,从某些方面见证了松睿的成长,欣喜地看到他在学术道路上开始走向成熟,尤其欣慰于松睿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治学风格与学术自觉,也多少预见到了他未来的研究历程所蕴含着的可能性。

能否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自为的学者,一个内在的衡量标准是对学科规范、理路和研究方法论本身是否有独特的思考和自觉。作为现代文学出身的研究者,李松睿求学过程中,在专注于文学史学科的专

业训练的同时，也一直对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方法保持持久的兴趣，甚至直接影响到他对文学本身的理解和感悟。在松睿讨论姜涛的新著《公寓里的塔》的一篇题为《文学的位置》的文章中，就体现了松睿对文学学科自身现状和前景的思考和困扰：

文学研究究竟应该固守文学的“本分”，在自身学科疆域内深耕细作，还是应该关注时代的重大问题，以跨学科的视野反思文学本身？如果选择前者，是否会使自己成为学术生产流水线上的专业工人，而如果选择后者，又是否会在向历史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那里借鉴思想资源时，模糊了文学研究自身的边界，使其成为相邻学科的附庸？文学，或者说文学性，又究竟在文学研究中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它是一种必须要予以解构的意识形态，一种美学上对研究者的禁锢与束缚，抑或是文学研究的安身立命之本？

松睿这篇文章正是以这一系列的追问与困惑告终的，并声称“这样的困惑”“变得越来越深，久久萦绕在心头”。对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对文学性的位置的思考，对何为文学研究的安身立命之本的反思，堪称是职业生涯所面对的最根本性的几个问题之一。而相当一部分文学研究者所面对的这类具有本体性的困惑可能会相当长久地“萦绕在心头”。持有如此这般的困惑往往是一个文学研究者永葆学术热情的原动力之一。松睿的困惑因此是可贵的，更可贵之处是松睿通过自己的研究一直在困扰着他的相关问题进行有问题意识的探索。而在这篇《文学的位置》中，我觉得松睿大体上已经找到了一部分答案：

“真正有抱负、有思想的研究者永远都会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带入到研究工作中去,聚焦那些最重要的核心问题。”“生命体验”与“核心问题”或许就是松睿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感悟与提炼的关键命题。

此外,还可以说说松睿堪称广泛而驳杂的阅读视野。松睿的兴趣从来没有囿于现代文学领域,外国文学、当代文化、影视、美术都一度进入过松睿的阅读以及研究视野。因此,松睿工作之初是去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评论》杂志做编辑就显得顺理成章。松睿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就喜欢电影以及电影理论与批评,一方面因为仰慕戴锦华老师,一直参与戴老师主持的读书会,其间在影视领域或许比现代文学有更深的钻研,也在读书期间写了一些影视评论。另一方面可能就与后来成为松睿夫人的赵柔柔女史有直接的关联,柔柔是戴锦华老师的博士生,两人珠联璧合之后,我见到戴锦华老师就很高兴地戏称“亲家”。

松睿和柔柔对西方新潮影视作品如数家珍。记得两人喜结良缘不久曾来我家聊天。我说起自己喜欢韩剧,结果让新婚伉俪掩口葫芦,说我正处在追剧一族鄙视链的最低端。大概出自对钱钟书《围城》中一段话的模仿,坊间流传一个鄙视链的说法:看英剧的鄙视看美剧的,看美剧的鄙视看日剧的,而看日剧的则鄙视看韩剧的。当时我很是汗颜,当即请松睿夫妇推荐几部处在鄙视链高端的英剧、美剧看看。记得他们推荐的有《权力的游戏》和《黑镜》等。我犹如获得了独门秘籍、观剧宝典,当晚就在网络上找到了《权力的游戏》打算一睹为快,但惭愧的是竟然看不进去。硬着头皮看了十多分钟,便当机立断地弃剧,找来正在追的韩剧,有滋有味地继续看了下去。

不过我依然经常让松睿、柔柔推荐热映的影视作品以及学界和读

书界流行的理论著作和畅销书，也由此深深意识到什么是所谓的后喻时代。在当今的后喻时代，老师一辈每每感叹自己的落伍，读书、影视界的最新动态，我就常常是从自己的学生那里了解的。也正是松睿最早向我推荐刘慈欣的《三体》，我就买来了三部曲，看到一部比一部厚，就有些望而生畏，让松睿推荐其中最好看的一本先了解一下，松睿说那还是先看第三部吧。结果我如醉如痴地读了《死神永生》后一发不可收拾，不仅补看了前两部，还把刘慈欣所有能买到的科幻作品都看过一轮。与松睿交流心得的时候，发现除了《三体》之外，我们都觉得从小说叙事的意义上说，《球状闪电》是刘慈欣最优秀的作品。此后，我又陆陆续续重读《三体》和《球状闪电》，至今已经读了三四遍。如果说文化反哺是所谓后喻时代最基本的特征，那么我其实一直受惠于自己的那些走在时代潮流最前端的新潮学生们。

或许也是受夫人的影响，松睿的“潮”还表现在对伊朗、波斯以及其他西亚、中东文学和艺术的浓厚兴趣，他曾与夫人携手在伊朗大地上漫游，感受对国人而言更为新奇和浓郁的异域情调，甚至认为中国学人了解西亚和非洲比起欧风美雨来说更为重要。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天真的与感伤的小说家》、伊朗作家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以及以色列作家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等作品，我都是在松睿的建议下找来读的，而且都是一读就放不下。

松睿与我共同的一个阅读兴趣指向，也正是外国文学领域。大约一年前，我向他咨询，最近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有哪些好看？他当即推荐了石黑一雄的长篇小说《被掩埋的巨人》。前些天石黑一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刚刚传来，就有朋友把石黑一雄的十四部作品的中译本书单发到群里，松睿跟帖：“都看过，觉得看《长日留痕》和

《远山淡影》就好。”友人夸赞松睿的阅读“前沿得很”，松睿回复：“石黑一雄不前沿啊，成名多年了。”群里马上就有同仁转发松睿为《被掩埋的巨人》写的评论。在对《被掩埋的巨人》的小说叙述模式和文体修辞加以分析之后，松睿抒发的是更大的关怀：

因此，阅读《被掩埋的巨人》，会渐渐对石黑一雄心生敬意。虽然他生于日本长崎，后随家人来到英国生活，是一位典型的移民作家，并与拉什迪、奈保尔一起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不过这位小说家似乎很少顺理成章地描绘来自亚洲的少数族裔如何面对欧洲异域文化的冲击，而总是在作品中关心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就像这部《被掩埋的巨人》，尽管有着奇幻文学的外壳，但这并不妨碍作家在其中思考非常严肃的话题，直指今日全球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仇杀。对比之下，我们中国的当代作家就显得少了几分“野心”。什么时候中国小说家能够不再描绘个人内心世界里的小小悲欢，不再执着地构建种种东方主义式的奇观，而是以更为宏阔的视野思考这个时代的变化，直面世界对全人类提出的挑战，那才是中国文化崛起，获得文化自信的标志。

这是松睿在对小说形式保持始终如一的敏感的同时所生成的更为超越的观照视野。这也是我更乐于见到的研究视野，预示着松睿学术思考的渐趋丰富。而松睿对影视的关注，对当代文化的兴趣，对艺术批评的涉猎，对外国文学的阅读，都标志他的兴趣视野和研究前景的丰富性和可能性。

松睿做了《艺术评论》以及《文艺研究》的编辑之后，他对文字的敏

感度也增强了许多。据他自己说,他几乎要修改所有的来稿,无论作者是成名人物,还是初学写作者,甚至称得上有文字的洁癖。我自己给他的文章,也都经过他的精心打磨,有时是大段的删减,返回来的修改稿几乎满篇标红,都是他在文字和表述方面字斟句酌的结果,至少比我当年做导师时改他的文章下了更大的功夫。如果说一个编辑有所谓的职业伦理的话,松睿也当是正在践行的过程中。在我看来,当今的学界不缺好的学者,缺的是学者身份的好编辑。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对松睿有过期许,这篇为松睿的新著《时代的面影》的序也愿以此作结:“松睿有比较丰沛的文学感受力,擅长对文本的精细的分析。因此,在对相关的文学历史进行整体性描述的同时,本书同样引人注目的正是对作家的体贴,对文本的感悟,对小说形式堪称精到的分析。这些特点与松睿的理论视野有效地结合,使我们看到一个文学素养全面而均衡的青年学者已然崭露头角。我也很欣喜地看到,松睿通过这部博士论文的写作,开始成为自觉的学者,并显示出自己的渐成风格的研究品性。近来,他所涉猎的研究领域也开始丰富多彩,影视批评,艺术评论、外国文学研究,都正在成为他关注的领域。而这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著,奠定的是松睿进入历史、同时进入作家的心灵和文本世界的坚实的基础。作为他硕士生和博士生阶段长达七年的导师,我衷心祝愿松睿在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自为的学者的路途中越走越远。”

2017年10月15日于京北上地以东

目 录

序 / 1

辑一 时代的征候

“紧紧抓住时代”——谈徐冰的艺术创作 / 3

时代的面影——谈 1990 年代初的“大脸油画” / 17

“自我批评与正义继承的道路”——新旧版《心灵史》对读 / 31

以“信仰”的名义——论电视剧《潜伏》 / 63

“小时代”的模范居民——读陈栢青的《小城市》 / 89

沪上传奇与异邦故事——谈朱晓琳近年来的小说创作 / 98

辑二 书写的困境

“生命政治”与历史书写的困境——论莫言的长篇小说《蛙》 / 113

思想出场的空间与可能——读刘继明的长篇小说《人境》 / 129

多余的人如何归来——论电影《秋之白华》 / 147

后革命时代的艺术与爱情——谈新编黄梅戏版《雷雨》 / 162

弱者的姿态——评电影《我的名字叫可汗》 / 172

辑三 危机时刻的想象

社会转型与“灵氛”的消逝——以《大宅门》系列电视剧为中心 / 187

多重镜像中的叙事——谈 2013 年版《了不起的盖茨比》 / 202

《盗梦空间》：归家故事与光环的消逝 / 217

帝国斜阳——托马斯·阿尔弗雷德森的电影世界 / 229

辑四 域外镜鉴

黑洞、暴力与无悔的青春 / 247

星辰陨落，何日再现？ / 258

为什么生活在一起是如此艰难？ / 263

杀戮面前，要真相还是遗忘？ / 267

后记 / 273



